

1995年,即  
封笔的那一年,  
孙犁先生82岁,  
为羊城晚报写  
了一篇《记秀容》

# 清澈如水的感情

□肖复兴

外公后来找到著名作家舒婷,  
委托她写下木棉颂诗,此便是《致橡  
树》一诗之来历

## 素馨花旧事

□朱素颖

眼下正是素馨花盛开的季节,庄头公园却只剩下几株素馨花,这种广州旧时市花,今已难寻。旧时广州“沿街都是卖花声”,每日破晓后载花的小艇便沿着珠江驶向千家万户。

素馨花颜色洁白,花形细小,花开五瓣,瓣瓣单薄,藏在绿叶中,很是不起眼。可自然界处处皆是辩证法,凡长相平庸之花从来清香四溢,极易比德。中国审美以文人审美为传统,素馨花外形极简、气质至纯,显示出以柔弱胜刚强的个性,且朴素,天下莫能与之争美,因此,素馨花既是精神境界,又是人格风标,自宋以降,便留下大量诗篇。

但可能因素馨花是攀援性植物,枝叶缠绵如垂柳,过于闲适安逸,1932年时便被木棉花取代为广州市市花。翻开1935年印刷的《广州市政府三年来施政报告书》,第九部分第三条提到“选定红棉为市花”,并进行详细解释:“市花所以象征一个都市之精神,其足以影响市民之观念至巨,本市市花,前曾一度提议,拟采用红棉。当时虽经议决付诸市民评判,惟事阅数年,迄未正式决定。纪文莅任后,以市花之选,未便置为缓图,爰于二

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通告市民,公开评判,旋接市民江树芬等送来意见书,分别审查,多以红棉为华南特产,雄伟不同凡卉,主张采用为本市市花,案经提出第四十六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,并布告市民人等一体知照矣。”

刘纪文市长拟定木棉为市花一事,笔者幼年曾听外公外婆讨论过。外公以木棉俗气,很不以为然,外婆却认为木棉更适合当时国情。外公后来找到著名作家舒婷,委托她写下木棉颂诗,此便是《致橡树》一诗之来历,其建立的两性平等关系,在中外爱情名篇中独树一帜,发表之初又逢大治,春声嘹亮,至今不绝。

广州今日已遍植木棉,春暖之际满街不屈,气节极为励人。粤人又万物皆可入馔,木棉花煲白鲫鱼,木棉花、金银花、鸡蛋花、菊花、槐花等煲五花茶,已为日常饮品。惜旧素馨也多有花汤,如素馨山楂茶、素馨玫瑰茶、素馨板蓝根腊梅花茶等等,已失散在凉秋的晚风里。笔者因之买下素馨花干品百克,只觉素馨花苦涩,回味微甘,与木棉一起颇具时序之美,艰苦朴素,居安思危,便是英雄,英雄无畏,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

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,诸葛亮的后人,还住在按他八卦图建造的村落古宅中,遵循他的遗训,同心同德、平平静静过日子

## 何为通达智者?

秀容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女老师。说是老师,其实比学生大不了多少。这位年轻的女老师,一边用甜美的声音答应着,一边就小心翼翼地端上一碗非常丰富的菜肴。校长又加一句:

“大方点,不要羞羞慚慚的。”

秀容很大方,脸都不红一下,微笑着把碗递给我。

有时候,吃完饭还有些余兴,就是由一位老师拉胡琴,我唱两段京戏。

1949年,进天津不久,一天中午,我在多伦道一家回民饭馆门口,遇见了秀容。她调来天津,在百货批发站工作,也住多伦道。我告诉她我的地址,第二天上午,她就到报社的小楼上来看我,还带了一包花生米。一直谈到我的大女儿来换我吃饭,她才走了。

1960年困难期间,我在家里养病,她又带了半斤点心来看我,使我很感动,几乎流下泪来。好像还作过一首诗,现在却找不到,可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烧了。

自从我迁居,离得远了,见面就少了。今年春节,大女儿把她领进屋。她带来了一筒西洋参乳精,说:“你喝一点。”她已经满头白发,牙齿也掉了几个。我问她多大岁数了,她说64。我回想进城时,她该是18岁。她现在家里,看着三个孙女,都是四岁上下。她说:

“她们不打架。我给她们讲故事。”

她知道我大病初愈,坐了不久,就站起来,要单独和我女儿说话去。

我送她,实际是她扶着我走到门口。

她对我女儿说:

“你父亲年轻时,好唱京戏。进城以后,就从来没听见他唱过。可能是没有我那位同事,给他拉胡琴了。”

关于秀容,认识多年,我总觉得曾经写过她,今天遍查文集,却找不到一个字,不知何故。

1995年2月4日 上午

回家的路上,经过一块棒子地,香菊拔了一棵甜棒,咬了咬,回头递给李丹。李丹问:

“甜不甜?”香菊说:“你尝尝啊,不甜就给你!”这是浇园后戏。

这样充满生活气息和人物性格的话语,和前面“你没见对我?你睁过眼吗?”相呼应,形成回旋曲。

“李丹嚼着甜棒,香菊慢慢在前面走,头也不回,只是听着李丹的拐弯,不把他拉的远了。”没有任何的铺排和渲染,更没用情节的旁枝横斜,白描,淡淡的,逸笔草草,头不回,慢慢走,听拐弯,几个动作,却将人物的心理、情感和性格,写得细腻动人,惟妙惟肖。

村姑和战士的故事,在此之后,一度成为战争文学流行的模板。十年后,1958年,茹志鹃写了小说《百合花》,写的是一个战士和村姑的故事。后又有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,也是战士和村姑的故事。写法已不尽相同了。

四十七年后,1995年,即封笔的那一年,孙犁先生82岁,为羊城晚报写了一篇《记秀容》。《记秀容》不是小说,是很短的散文,写的也是战士和村姑的事情:1948年初次见到秀容、1949年进城偶遇秀容、1960年困难期间,秀容带半斤点心看望养病在家的孙犁、1995年春节秀容带着一筒西洋参麦乳精看望大病初愈的孙犁。这样四段交往,简洁勾勒出秀容从17岁到64岁人生轨迹的一个侧面。这个侧面,便是一个村姑和一位战士作家平淡如水却清澈如水的感情。我想,正因为这样的情感,才会让孙犁先生专门为她写过一首诗。

这篇短文,已经彻底的铅华洗尽,没有了扁豆花、葫芦花和鬼子姜,瘦瘦的,只剩下冰凉的骨架,立在文学的淡处,人生的深处。

这是晚凉笔墨,一局收枰,满纸清耀。

## 记秀容

□孙犁



《记秀容》一文原载于1995年2月19日《羊城晚报》花地版

1948年春夏雨季,我在饶阳县大官亭村,“掌握”土改工作。那时土改已到末期,就是分浮财和动员参军了。我住在贫农团,睡在原是一间油坊,现在是浮财保管室里。也不再吃派饭,这里有几个人的伙食。

村里有一所小学,就在附近。晚上,贫农团开会,就在小学的教室。课室旁边,是教员们的厨房,和女老师的宿舍。

差不多每天晚上,我都要到小学“主持”会议。会议很琐碎,一开就是半夜。我和小学的老师们都熟了,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“文化人”,对我很亲热,校长尤其老练厚道。

大官亭有集市,每逢集市,老师们改善伙食,校长也总是把我叫去,解馋。

饭桌就放在小学的院子里。饭也无非是肉菜和馒头。坐下以后,校长总是喊:“秀容,你给孙同志盛一碗!”

1995年2月4日 上午

在前沿的坑道、掩体、堑壕、猫耳洞旁,或是在后方的指挥所、炮阵地,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兰花

## 战地山花

□叶少华

对花的概念还是当兵之后。43年前,我高中毕业不久就报名参军,离开家的那天,我们同一个学校的26个同学,兴高采烈地穿上军装在学校集合出发。家中父母和妹妹,同学邻居好友,都到学校欢送。我们上了一辆大解放卡车后离开了家乡。接兵干部把我们这些同学拉到位于武昌的武汉重型机床厂集合点,在大操场上,接兵的首长讲了话。

下午,我们重新出发。长长的车队跨过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,过汉阳钟家村,来到江岸区黄浦路兵站,在兵站第一次睡在大通铺上。刚睡到半夜,就喊我们起床,从兵站走到江岸货场,依次上了接兵专列罐罐车,中途在信阳吃了顿铁路饭,然后就一直拉到山东兖州,天黑才到泰山脚下宁阳县的驻地。

1985年的“五一”放假,班长带我们爬泰山,夜里12点开始爬,一路小跑,到早上4点多即登岱顶,找好位置等着看日出。看完日出,太阳升起,眼前是漫山遍野的海棠花。

岱顶山高风烈,气候条件恶劣,一般林木很难适应生长,但海棠却有极强的适应力,扎根岩石瘠土上,夏天开花时妩媚嫣红,甚是娇艳。班长带我们每人采摘一株带回连里,养好之后,有来队家属了,再让他们带到祖国四面八方。

不久,我们67军接到命令,紧急扩编驰援云南老山地区防御

“有用吗?”阿唐不答。

阿唐在旧金山住了大半辈子,当然知道,她所住的列治文区停车很难,而她的车通常停在格利大道旁,位置在和第32街交界的一个街区。

某日,早上7时半,阿唐驾车到了格利大道近32街一带。先按阿光给的地址,找到了女子的住处。他知道女子8时30分要到达公司,路上费20分钟。阿唐坐在车上等了一会儿。一位白领打扮的女子走出,阿光从网聊开始就让阿唐看了她的照片,马上认出。她拐向格利大道走去。他驾车缓缓尾随。女子到了停车处,按了电子匙,滴一声,坐进车内。阿唐的车开过来,和她的车子并排时,停下,摇下车窗,礼貌地问:“早上好,请问您要离开吗?”女子点头。阿唐把车往后缩五米,按亮转向灯,意思是:一旦前面的车离开,他就开进去。

然而她没立刻发动引擎,阿唐只好等。五分钟过去,还是没有动静。阿唐看车上的小钟,离8点半还有30分钟。怪不得她不急。阿唐再次把车往前开,靠近她的车时停下,按下车窗,满脸堆着谄媚的笑,对她说:“打扰了,不好意思,请问您是要离开这里吗?”她正在看手机,听到声音,头只略抬,没转过来,说:等一会儿。她又埋头看搁在方向盘上的手机。那屏幕,阿唐也看到,原来她不是在处理什么文件,而是看“网飞”播放的《七秒钟》。阿唐又等了五分钟,耐心差点耗光了。为了占着线道,后面的车按喇叭抗议三次。难得的是这女子,丝毫不放在心上。

终于,阿唐看到她的车子尾灯亮了。30秒以后,她开车离开。阿唐并没有停进空的车位,而是尾随她的车子,再走三个街区。

……阿唐的车子在门前车道停下,阿光迎上来,两只手各拿一杯咖啡。“这么急?”阿唐笑问。阿光说,见不见她,听你的。

两人在走廊上站定。阿唐问:先听结论还是经过?

“先恭听结论。”

“扫你的兴了,不合适。你最注重对方能不能体贴丈夫,她这一条不及格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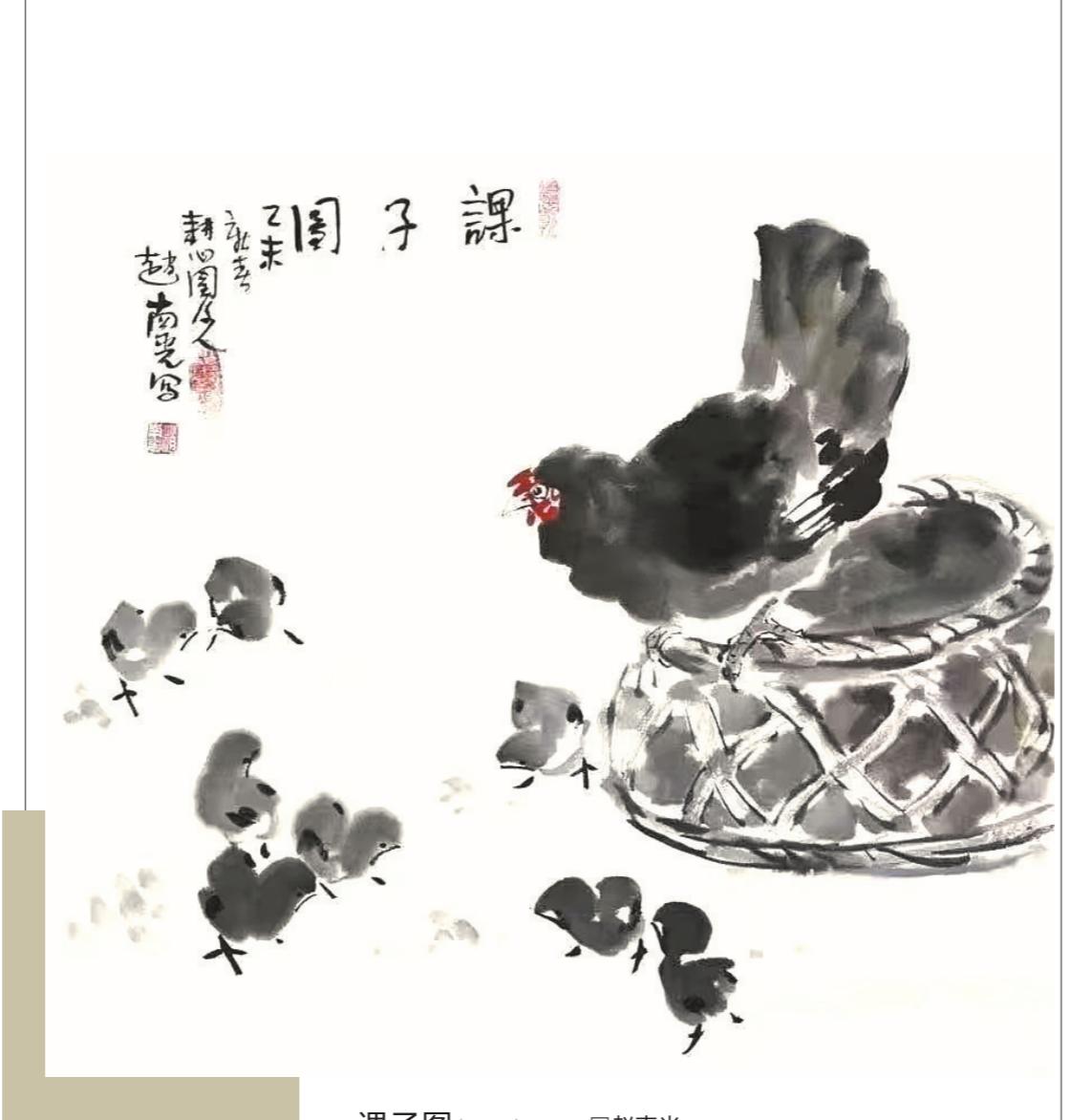
阿唐把等候停车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阿光连连点头,说,没错。明明知道人家在等,稍有同情心,就快快离开。

阿唐说:我尾随她的车,还发现,在有停车标志的十字路口,一个老太太在斑马线上走,她嫌她慢,抢先了。我揣测,她刚在车上追手机上的连续剧,耽搁了一阵,要赶路,连礼让行人这一条也顾不得了。她还有一个毛病:时间管控不行,先是慢悠悠的,然后拼命赶,还是会计师呢!

阿光说,另找好了。

阿唐说:送你一句古诗: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



课子图(国画) □赵南光

乐。”听言,我双掌一拍,大叫一声:“说得对!”

及时寻乐这词,听上去轻飘飘,一股消极、玩世、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味,历来没地位,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更不登大雅之堂。其实,及时寻乐,也即现在常说的“过好每一天”——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
生命苦短,来去匆匆,今日

社会越来越重视生命的质量。过好每一天,来说容易,做来并不容易,需要正面的人生态度,需要一份潇洒、一份豁达、一份肚量、一份智慧……真正做到,方可称为通达智者。

阿光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鉴于上次婚姻的切肤之痛,我要找一个善体人意的。”

“这样好不好,你出马替我考察一回。”阿光央求前前辈。

阿唐答应了。姑且当一次义务侦探,为无聊日子填上不冒险的私访记。阿光把女方照片、地址等有关资料给了阿唐。

阿唐要阿光做点功课:趁网

上谈天,不经意地套出女方的住

址,什么时间上班。阿光费了很

大的劲,经过旁敲侧击,了解清楚了,告诉阿唐。最后疑惑地问: